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六十八至七十

侍講學士臣羅國俊覆勘

總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六十八

隱逸傳

臣等謹按鄭志云范史始立隱逸傳謂之逸民自晉宋至後魏稱名不同總曰隱逸考新舊唐書及宋金元史皆有隱逸傳惟五代史遼史闕焉今於五代史一行傳中採其人之合於隱逸者補之遼史則仍其闕云

唐

王績　朱桃椎　孫思邈

田游巖　王友貞　王希夷

李元愷　衛大經　武攸緒

白履忠　盧鴻一　吳筠

潘師正　司馬承禎　賀知章

秦系　張志和　陸羽

崔覲　陸龜蒙

王績字無功絳州龍門人性簡放不喜拜揖兄通隋末大儒也聚徒河汾間倣古作元經按新書本傳云倣古作六經攷舊書王勃傳稱勃祖通依春秋體例自獲麟後至後魏著紀年之書謂之元經無作六經之說今據改又為中說以擬論語通知績誕縱不嬰以家事鄉族慶弔冠昏不與也與李播呂才善大業中舉孝悌廉潔授祕書省正字不樂在朝求為六合丞嗜酒不任事時天下已亂因劾遂解去歎曰網羅在天吾且安之乃還鄉里有田十六頃在河渚間仲長子光者舊書作仲長子先亦隱者也無

妻子結廬北渚凡三十年非其力不食績愛其貞從與相近子光瘖未嘗交語與對酌酒懽甚績有奴婢數人種黍春秋釀酒養凫鴈蒔藥草自供以周易老子莊子置牀頭他書罕讀也欲見兄弟輙渡河還家游北山東皐著書自號東皐子乘牛經酒肆留或數日高祖武德初以前官待詔門下省故事官給酒日三升或問待詔何樂耶答曰良醖可戀耳侍中陳叔達聞之日給一斗時稱斗酒學士貞觀初以疾罷復調有司時太樂署史

焦革家善釀績求為丞吏部以非流不許績固請曰有深意竟除之革死妻送酒不絶歲餘又死績曰天不使我酣美酒邪棄官去自是太樂丞為清職追述革酒法為經又采杜康儀狄以來善酒者為譜李淳風曰君酒家南董也所居東南有盤石立杜康祠祭之尊為師以革配著醉鄉記以次劉伶酒德頌其飲至五斗不亂人有以酒邀者無貴賤輒往著五斗先生傳刺史崔喜悦之請相見答曰奈何坐召嚴君平邪卒不詣杜之松故

人也為刺史請績講禮答曰吾不能揖讓邪君門談糟粕棄醇醪也之松歲時贈以酒脯初兄凝為隋著作郎撰隋書未成績續餘功亦不能成貞觀十八年豫知終日命薄葬自誌其墓而卒

朱桃椎益州成都人澹泊絶俗被裘曳索人莫測其所為長史竇軌見之遺以衣服鹿幘麂鞾逼署鄉正委之地不肯服更結廬山中夏則臝冬緝木皮葉自蔽贈遺無所受嘗織十芒屩置道上見者曰居士屩也為鬻米

茗易之置其處輒取去終不與人接其爲屩草柔細環結促密人爭躡之高士廉爲長史備禮以請降階與之語不答瞪視而出士廉拜曰祭酒其使我以無事治蜀邪乃簡條目薄賦斂州大治屢遣人存問見輒走林草自匿云

孫思邈京兆華原人通百家說善言老莊周洛州總管獨孤信見其少異之曰聖童也顧器大難爲用爾及長居太白山隋文帝輔政以國子博士召不拜密語人曰

後五十年有聖人出吾且助之太宗初名詣京師年已老而聽視聰瞭帝嘆曰有道者欲官之不受顯慶中復召見拜諫議大夫固辭上元元年稱疾還山高宗賜良馬假鄱陽公主邑司以居之思邈於陰陽推步醫藥無不善孟詵盧照鄰等師事之照鄰有惡疾不可為感而問曰高醫愈疾奈何答曰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居和為雨怒為風凝為雪霜張為虹霓天常數也人之四支五藏一覺一寐吐納往來流為榮衛章為氣色發為音

聲人常數也陽用其形隂用其精天人所同也失則蒸生熱否生寒結為瘤贅陷為癰疽奔則喘乏竭則燋槁發乎面動乎形天地亦然五緯縮贏孛彗飛流其危診也寒暑不時其蒸否也石立土踊是其瘤贅山崩土陷是其癰疽奔風暴雨其喘乏川瀆竭涸其燋槁高醫導以藥石救以砭劑聖人和以至德輔以人事故體有可愈之疾天有可振之災照鄰曰人事奈何曰心為之君君尚恭故欲小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氷小之謂也膽

為之將以果决為務故欲大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大之謂也仁者静地之象故欲方傳曰不為利回不為義疚方之謂也智者動天之象故欲圓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圓之謂也復問養性之要答曰天有盈虛人有屯危不自慎不能濟也故養性必先知自慎也慎以畏為本故士無畏則簡仁義農無畏則惰稼穡工無畏則慢規矩商無畏則貨不殖子無畏則忘孝父無畏則廢慈臣無畏則勲不立君無畏則亂不治是以太上畏

道其次畏天其次畏物其次畏人其次畏身憂於身者不拘於人畏於已者不制於彼慎於小者不懼於大戒於近者不侮於遠知此則人事畢矣初魏徵等修齊梁周隋等五家史屢咨所遺其傳最詳永淳初卒年百餘歲遺令薄葬不藏明器祭去牲牢孫處約常以諸子見思邈曰俊先顯侑晚貴佺禍在執兵後皆驗太子詹事盧齊卿之少也思邈曰後五十年位方伯吾孫為屬吏願自愛時思邈之孫溥尚未生及溥為蕭丞而齊卿徐

州刺史

田游巖京兆三原人永徽時補太學生罷歸入太白山母及妻皆有方外志與共棲遲山水閒自蜀歷荆楚愛夷陵青溪止廬其側長史李安期表其才召赴京師辭疾入箕山居許由祠旁自稱許由東隣頻召不出高宗幸嵩山遣中書侍郎薛元超就問其母賜藥物絮帛帝親至其門游巖野服出拜儀止謹樸帝令左右扶止之謂曰先生比佳否答曰臣所謂泉石膏肓烟霞痼疾者

帝曰朕得卿何異漢獲四皓乎薛元超贊帝曰漢欲廢嫡立庶故四人者為出豈如陛下親降巖穴邪帝悅因敕游巖將家屬乘傳赴都拜崇文館學士帝嘗奉天宮游巖舊宅直宮左詔不聽毀天子自書榜其門曰隱士田游巖宅進太子洗馬裴炎死坐素厚善放還山蠶衣耕食不交當世惟與韓法昭宋之問為方外友云

按新書此下有史德義附傳稱天授初江南宣勞使周興薦之名赴都擢朝散大夫興死免官歸素學頓衰他無足錄又孟詵傳載詵擢進士官鳳閣舍人春官侍郎同州刺史神龍初始致仕嘗語人曰養性者善言不可離口善藥

不可離手然本傳稱其居官頗刻敝不當入隱逸傳今併删

王友貞懷州河內人父知敬善書隷武后時仕為麟臺少監友貞少為司經局正字母病醫言得人肉啖良已友貞剔股以進母疾愈詔旌表其門素好學訓誨子弟如嚴君口不語人過重然諾時以為君子歷長水令罷歸中宗在東宮召為司議郎不就神龍初以太子中舍人徵固辭疾詔給全禄終身州縣存問玄宗在東宮表請以蒲車召不至卒年九十九贈銀青光禄大夫

王希夷徐州滕人家貧父母喪爲人牧羊取傭以葬隱嵩山師黃頤學養生四十年頤卒更居兖州徂徠與劉玄博友善喜讀周易老子餌松柏葉雜華年七十餘筋力柔强刺史盧齊卿就謁問政答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此言足矣玄宗東廵狩詔州縣敦勸見行在時九十六帝令張說訪以政事宦官扶入宮與語甚悅拜國子博士聽還山敕州縣春秋致束帛酒肉仍賜絹百衣一稱

李元愷邢州人博學善天文律歴性恭慎口不言人過宋璟嘗師之既當國將薦之朝拒不答洺州刺史元行冲邀致之問經義畢贈衣服辭曰吾軀不可服新麗懼不稱以速咎也行冲垢𪾢復與之不獲已而受及還乃以已之所𧹞素絲五兩酬行冲曰義不受無妄財也先是定州崔元鑒善禮學用張易之力授朝散大夫家居給半禄元愷誚曰無功而禄災也卒年八十餘

衛大經蒲州解人卓然高行口無二言武后時名之固

辭疾素善魏夏侯乾童聞其母卒盛暑步往弔或止之曰方夏涉遠不如致書答曰書能盡意邪比至乾童以事行乃設席行弔禮不訊其家而還開元初畢構為刺史使縣令孔慎言就謁辭不見大經邃於易人謂之易聖豫筮死日鑿墓自為誌如言終

武攸緒則天皇后兄惟良子也恬淡寡欲好易莊周書少變姓名賣卜長安市得錢輙委去後更授太子通事舍人累遷揚州大都督府長史鴻臚少卿后革命封安

平郡王從封中岳固辭官願隱居后疑其詐許之以觀所為攸緒廬巖下如素遁者后遣其兄攸宜敦諭卒不起后乃異之盤桓龍門少室間冬蔽茅椒夏居石室所賜金銀鐺鬲野服王公所遺鹿裘素障癭栝塵皆流積不御也市田潁陽使家奴雜作自混於民晚年瞳有紫光晝能見星中宗初降封巢國公遣國子司業杜慎盈齎書以安車召拜太子賓客苦祈還山詔可安樂公主出降又遣通事舍人李邈以璽書迎之將至帝敕有司

即兩儀殿設位行問道禮名見日山帔葛巾不名不拜
攸緒至更冠帶仗入通事舍人贊就位攸緒趨就常班
再拜帝愕然禮不及行朝廷歎息賜予無所受親貴來
謁道寒温外默無所言及還中書門下學士朝官五品
以上並祖城外俄而諸韋誅武氏連禍惟攸緒不及睿
宗恐其不自安下詔慰諭復名拜太子賓客不就譙王
重福之亂攸緒以誣被繫張說表置廬山中書令姚元
崇奏攸緒在武后時未嘗輒出令州縣逼遣士為驚嗟

願詔賜嵩山舊居令州縣存問詔可開元十一年卒
白履忠汴州浚儀人貫知文史居古大梁城時號梁丘
子景雲中名為校書郎棄官去開元十年刑部尚書王
志愔薦履忠博學守操可代褚無量馬懷素入閣侍讀
十七年國子祭酒楊瑒又表其賢召赴京師辭病老不
任職詔拜朝散大夫乞還手詔許游京師徐返里閭履
忠留數月乃去吳兢其里人也謂曰子素貧不霑斗米
匹帛雖得五品亦何益履忠曰往契丹入侵家取排門

夫吾以讀書縣為免令終身高臥寬傜役豈易得得哉

盧鴻一按新書作盧鴻脫一字今據舊書增字浩然按新書作顥然今據舊書改其先幽州范陽人徙洛陽博學善書籀廬嵩山當開元初備禮再徵不至五年復詔有司齎束帛徵之鴻一至東都謁見不拜宰相遣通事舍人問狀答曰禮者忠信之薄臣敢以忠信見帝名升內殿置酒拜諫議大夫固辭復下制許還山歲給米百斛絹五十府縣為致其家朝廷得失其以狀聞將行賜隱居服官營草堂恩禮殊渥鴻

一至山中廣學廬聚徒至五百人所居室自號寧極云
吳筠字貞節華州華陰人通經義美文辭舉進士不中
性高鯁不耐沈浮於時去居南陽天寶初召至京師請
隸道士籍乃入嵩山依潘師正究其術南游天台與有
名士相娛樂文辭傳京師玄宗遣使召見大同殿與語
甚悅敕待詔翰林獻玄綱三篇帝嘗問道對曰深於道
者無如老子其餘徒喪紙札耳復問神仙冶鍊法對曰
此野人事積歲月求之非人主所宜留意筠每開陳皆

名教世務天子重之羣沙門嫉其見遇而高力士素事浮屠共短筠于帝筠亦知天下將亂懇求還嵩山不許詔為立道館安禄山欲稱兵乃還茅山而兩京陷江淮盜賊起因東入會稽剡中與李白孔巢父詩篇酬和大歷十三年卒弟子私謚為宗元先生

潘師正貝州宗城人舊書作趙州贊皇人少喪母廬墓以孝聞事王遠知為道士得其術居逍遥谷高宗幸東都召見問所須對曰茂松清泉臣所須也既不乏矣帝尊異之詔

即其廬作崇唐觀及營奉天宫又敕直逍遥谷作門曰仙游北曰尋真時太常獻新樂帝更名祈仙望仙翹仙曲卒年九十八贈太中大夫謚體玄先生按新書此下有劉道合附傳載其祈晴作丹劑二事殊無足録今删

司馬承禎字子微洛州温人少好學薄于為吏遂從潘師正學辟穀導引術無不通師正異之曰我得陶隐居正一法逮而四世矣因辭去徧游名山廬天台不出武后嘗召之未幾去景雲二年睿宗復命其兄承禕就起

之既至引入掖廷問其術對曰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夫心目所知見每損之尚不能已況攻異端而增智慮哉帝曰治身則爾治國若何對曰國猶身也故遊心於淡合氣於漠與物自然而無私焉而天下治帝嗟味曰廣成之言也錫寶琴霞紋帔還之開元中再被召至都玄宗詔于王屋山置壇室以居善篆隸帝命以三體寫老子刋正文句又命玉真公主及光禄卿韋縚至所居按金籙設祠厚賜焉卒年八十九贈銀青光

祿大夫謚貞一先生親文其碑
賀知章字季真趙州永興人性曠夷善談說與族姑子
陸象先善象先嘗謂人曰季真清談風流吾一日不見
則鄙吝生矣則天證聖初擢進士超拔羣類科累遷太
常博士張說為麗正殿修書使表知章及徐堅趙冬曦
入院撰六典等書開元十三年遷禮部侍郎兼集賢院
學士一日併謝宰相源乾曜語說曰學士侍郎孰為美
說曰侍郎衣冠之選然要為具員吏學士懷先王之道

經緯之文然後處之此其為間也玄宗自為賛賜之遷太子右庶子充侍讀申王薨詔選挽郎而知章取舍不平蔭子喧訴不能止知章梯墻出首以決事人皆靳之坐徙工部肅宗為太子知章遷賓客授祕書監晚節尤誕放遨嬉里巷自號四明狂客及祕書外監每醉輒屬辭筆不停書咸有可觀未始刋飭善草隸好事者具筆研從之意有所愜不復拒然紙纔數十字世傳以為寶天寳初病乃請為道士還鄉里詔許之以宅為千秋觀

而居又求周宫湖數頃為放生池有詔賜鏡湖剡川一
曲既行帝賜詩皇太子百官餞送擢其子僧子為會稽
郡司馬賜緋魚使侍養幼子亦聽為道士卒年八十六
肅宗乾元初以雅舊贈禮部尚書
秦系字公緒越州會稽人天寶末避亂剡溪北都留守
薛兼訓奏為右衛率府倉曹參軍不就客泉州南安結
廬九日山穴石為研注老子彌年不出刺史薛播數往
見之歲時致羊酒而系未嘗至城門姜公輔之謫見系

輒窮日不能去築室與相近忘流落之苦公輔卒妻子在遠系為葬山下張建封聞系之不可致請就加校書郎與劉長卿善以詩相贈答權德輿曰長卿自以為五言長城系用偏師攻之雖老益壯其後東度秣陵年八十餘卒南安人思之號其山為高士峯云

張志和字子同婺州金華人始名龜齡父游朝通莊列二子書為象罔白馬證諸篇佐其說母夢楓生腹上而產志和十六擢明經以策干肅宗特見賞重命待詔翰

林授左金吾衛録事參軍因賜名後坐事貶南浦尉會赦還以親既喪不復仕居江湖自稱烟波釣徒著玄真子亦以自號有韋詣者為撰内解志和又著太易十五篇其卦三百六十五兄鶴齡恐其遁世不還為築室越州東郭茨以生草椽棟不施斤斧豹席椶屩每垂釣不設餌志不在魚也縣令使浚渠執畚無忤色嘗欲以大布製裘嫂為躬績織及成衣之雖暑不解觀察使陳少游往見為終日留表其居曰玄真坊以門隘為買地大

其閨號回軒巷先是門阻流水無梁少游為構之人號
大夫橋帝嘗賜奴婢各一志和配為夫婦號漁童樵青
陸羽嘗問孰為往來者對曰太虛為室明月為燭與四
海諸公共處未嘗少别也何有往來顏真卿為湖州刺
史志和來謁真卿以舟敝漏請更之志和曰願為浮家
泛宅往來苕霅間辯捷類如此善圖山水酒酣或擊鼓
吹笛舐筆輒成嘗撰漁歌憲宗圖其真求之不能致李
德裕稱志和隱而有名顯而無事不窮不達嚴光之比

云按新書此下有孔述睿及子敏行傳今改入孔氏後裔傳

陸羽字鴻漸一名疾字季疵復州竟陵人不知所生或言有僧得諸水濱撫之既長以易自筮得蹇之漸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乃以陸為氏名而字之幼時其師教以旁行書答曰終鮮兄弟而絕後嗣得為孝乎師怒使執糞除圬墁以苦之又使牧牛羽潛以竹畫牛背為字得張衡南都賦不能讀危坐效羣兒囁嚅若成誦狀師拘之令薙草莽當其記文字懵懵若有遺過日不

作主者鞭苦因歎曰歲月往矣奈何不知書嗚咽不自勝因亡去匿為優人作詼諧數千言天寶中州人酺吏署羽伶師太守李齊物見異之授以書遂廬火門山貌侻陋口吃而辯聞人善若在己見有過者規切至忤人朋友燕處意有所行輒去人疑其多嗔與人期雨雪虎狼不避也上元初更隱苕溪自稱桑苧翁闔門著書或獨行野中誦詩擊木裴回不得意或慟哭而歸久之詔拜羽太子文學徙太常寺太祝不就職貞元末卒羽嗜

茶著經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備天下益知飲茶矣時鬻茶者至陶羽形置煬突間祀為茶神有常伯熊者因羽論復廣著茶之功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次臨淮知伯熊善煑茶召之伯熊執器前季卿為再舉杯至江南又有薦羽者召之羽衣野服挈具而入季卿不為禮羽愧之更著毀茶論其後尚茶成風時回紇入朝始驅馬市茶

崔覲梁州城固人以儒自業身耕耨取給老無子乃以

田宅財貲分給奴婢而身與妻隱南山山南西道節度使鄭餘慶辟為參謀敦趣就職不曉吏事餘慶稱長者

文宗時左補闕王直方其里中人也上書論事見便殿

帝訪遺逸直方薦覲高行詔以起居郎名辭疾不至

陸龜蒙字魯望元方七世孫也父賓虞以文歷侍御史龜蒙少高放通六經大義尤明春秋舉進士一不中往從湖州刺史張摶游摶歷湖蘇二州辟以自佐嘗至饒州三日無所詣刺史蔡京率官屬就見之龜蒙不樂拂

衣去居松江甫里多所論撰雖幽憂疾痛貲無十日計不少輟也文成竄槀篋中或歷年不省為好事者盜去得書熟誦乃錄讐比勤勤朱黄不去手所藏雖少其精皆可傳借人書篇帙壞舛必為輯褫刋正樂聞人學講論不倦有田數百畝屋三十楹田苦下雨潦則與江通故常苦飢身畚鍤薅剌無休時或譏其勞荅曰堯舜黴瘠禹胼胝彼聖人也吾一褐衣敢不勤乎嗜茶置園顧渚山下歲取茶租自判品第張又新為水說七種其二

慧山泉三虎丘井六松江人助其好者雖百里為致之初病酒再朞乃已其後客至絜壺置杯不復飲不喜與流俗交雖造門不肯見不乘馬升舟設蓬席齎束書茶竈筆牀釣具往來時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後以高士召不至李蔚盧攜素與善及當國召拜左拾遺詔方下卒光化中韋莊表龜蒙及孟郊等十人皆贈右補闕陸氏在姑蘇其門有巨石遠祖績嘗事吳為鬱林太守罷歸無裝舟輕不可越海取石為重人稱其

廉號鬱林石世保其居云

五代

鄭遨　張薦明

鄭遨字雲叟滑州白馬人避後唐明宗祖廟諱以字行少好學敏于文辭唐昭宗時舉進士不中見天下已亂欲擕其妻子與俱隱其妻不從遨乃入少室山為道士其妻數以書勸遨還家輒投之於火後聞其妻子卒一慟而止遨與李振故善振後事梁貴顯欲禄遨遨不顧

後振得罪南竄邀徒步千里往視之由是聞者益高其行其後邀聞華山有五粒松脂淪入地千年化為藥能去三尸因徙居華陰欲求之與道士李道殷羅隱之友善世目為三高士邀種田隱之賣藥以自給道殷有釣魚術釣而不餌又能化石為金邀嘗驗其信然而不之求也節度使劉遂凝數以寶貨遺之邀一不受唐明宗時以左拾遺晉高祖時以諫議大夫名之皆不起即賜號為逍遥先生天福四年卒邀好飲酒奕棋時時為詩

章落人間人間多寫以縑素相贈遺以為寳至或圖寫其形翫于屋壁

張薦明燕人少以儒學遊河朔後去為道士通老子莊周之説晉高祖名見問道家可以治國乎對曰道也者妙萬物而為言得其極者尸居衽席之間可以治天下也高祖大其言延入内殿講道德經拜以為師薦明聞宫中奏時鼓曰陛下聞鼓乎其聲一而已五音十二律鼓無一焉然和之者鼓也夫一萬事之本也能守一者

可以治天下高祖善之賜號通玄先生後不知其所終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六十八